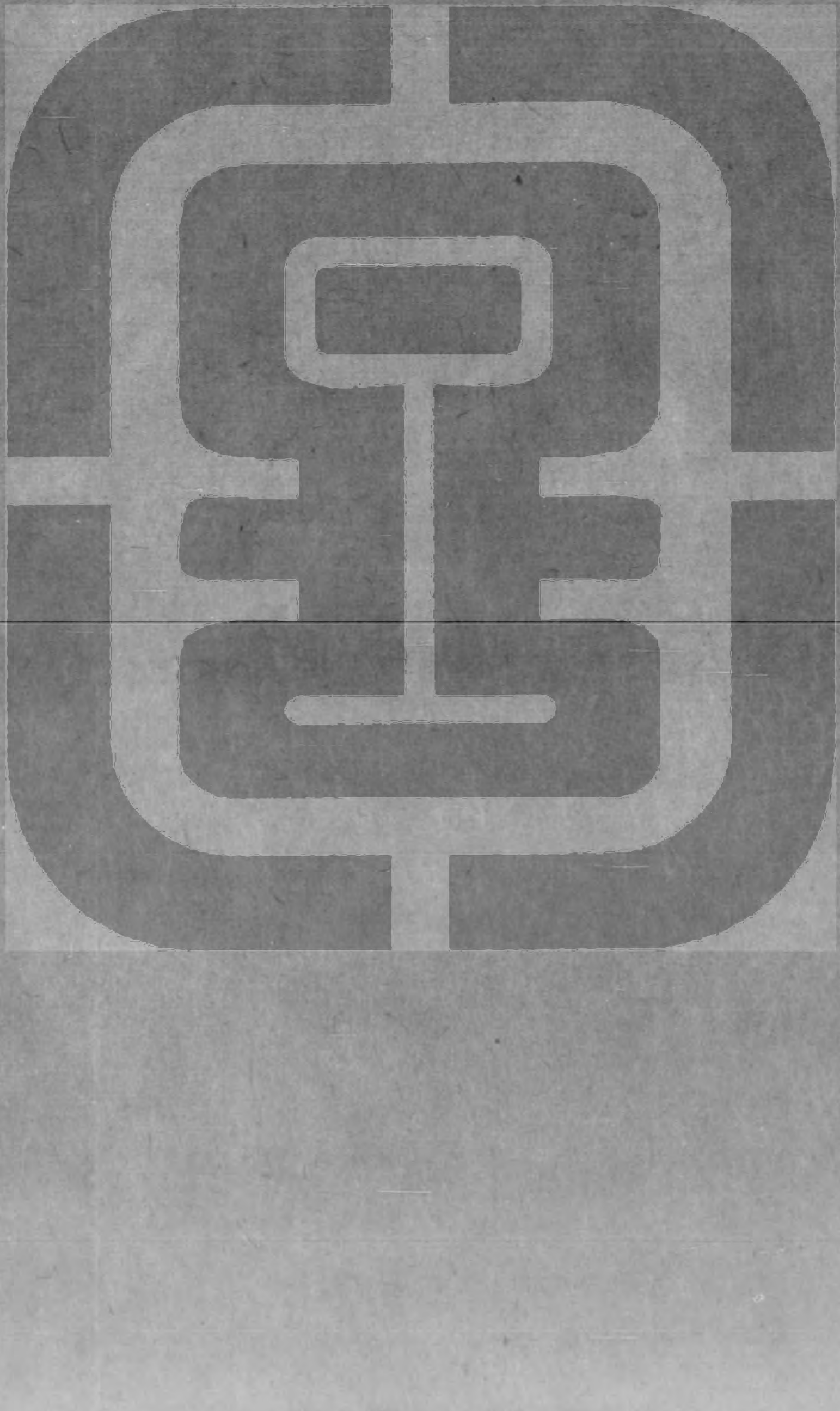


帝紀第四

北齊書四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 百藥 撰

文宣

顯祖文宣皇帝諱洋字子進高祖第二子世宗之母弟后初孕每夜有赤光照室后私嘗惎之初高祖之歸尒朱榮時經危亂家徒壁立后與親姻相對共憂寒餒帝時尚未能言欻然應曰得活太后及左右大驚而不敢言鱗身重踝不好戲弄深沈有大度晉陽曾有沙門乍愚乍智

時人不測呼爲阿禿師帝曾與諸童共見之歷問禄位至帝舉手再三指天而已口無所言見者異之高祖嘗試觀諸子意識各使治亂絲帝獨抽刀斬之曰亂者須斬高祖是之又各配兵四出而使甲騎僞攻之世宗等怖撓帝乃勒衆與彭樂敵樂免胄言情猶擒之以獻後從世宗行過遼陽山獨見天門開餘人無見者内雖明敏貌若不足世宗每嗤之云此人亦得富貴相法亦何由可解唯高祖異之謂薛琡曰此兒意

識過吾幼時師事范陽盧景裕默識過人景裕不能測也天平二年授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左光禄大夫太原郡開國公武定元年加侍中二年轉尚書左僕射領軍將軍五年授尚書令中書監京畿大都督武定七年八月世宗遇害事出倉卒内外震駭帝神色不變指麾部分自爾斬羣賊而滌其頭徐宣言曰奴反大將軍被傷無大苦也當時内外莫不驚異焉乃赴晉陽親摠庶政務從寬厚事有不便者咸

蠲省焉冬十月癸未朔以咸陽王坦爲太傅潘
相樂爲司空十一月戊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
梁齊州刺史茅靈藏德州刺史劉領隊南豫州
刺史皇甫脊等並以州内屬十二月己酉以并
州刺史彭樂爲司徒太保賀拔仁爲并州刺史
八年春正月庚申梁楚州刺史宋安顧以州内
屬辛酉魏帝爲世宗舉哀於東堂梁定州刺史
田聰能洪州刺史張顯璧等以州内屬戊辰魏詔
進帝位使持節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録尚書

事大行臺齊郡王食邑萬戶甲戌地豆于國
遣使朝貢三月辛酉又進封齊王食冀州之渤
海長樂安德武邑瀛州之河間五郡邑十萬戶
自居晉陽寢室夜有光如晝既爲王夢人以筆
點巳額旦以告館客王曇哲曰吾其退乎曇哲
再拜賀曰王上加點便成主字乃當進也夏五
月辛亥帝如鄴甲寅進相國揔百揆封冀州之
渤海長樂安德武邑瀛州之河間高陽章武定
州之中山常山博陵十郡邑二十萬戶加九錫

殊禮齊王如故魏帝遣兼太尉彭城王韶司空
潘相樂冊命曰於戲敬聽朕命夫惟天爲大列
晷宿而垂象謂地蓋厚疏川岳以阜物所以四
時代序萬類駢羅庶品得性羣形不夭然則皇
王統曆深視高居拱默垂衣寄成師相此則夏
伯殷尹竭其股肱周成漢昭無爲而治頊者
天下多難國命如旒則我建國之業將墜於地
齊獻武王奮迅風雲大濟艱危爰翼朕躬爲
再造經營庶土以至勤憂及文襄承構愈廣前

業康邦夷難道格穹蒼王縱德應期千齡一出
惟幾惟深乃神乃聖太宗霸德寔是廣相猷雖實
功妙實藐絶言象摽聲示迹典禮宜宣今申後
命其敬虚受王摶風初舉建旗上地庶民立政
時雨滂流下識廉恥仁加水陸移風易俗自齊
變魚貫此王之功也仍攝天臺揔參戎律策出若
神威行朔土引弓寘跡松塞無煙此又王之功
也逮光統前緒持衡匡合華戎混一風海調夷
日月光華天地清晏聲接響隨無思不偃此又

王之功也逖矣炎方逋違正朔懷文曜武授略
申規淮楚連城灌然粲落此又王之功也闢峴
衿帶跨躡蕭條腸胃之地岳立鵾跱偏師繞指
渙同冰散此又王之功也晉熙之所險薄江雷
迥隔聲教迷方未改命將鞠旅覆其巢不盈略
風騰傾慴南海此又王之功也羣蠻跋扈世絕
南疆搖蕩邊垂馭為塵梗懷德畏威向風請順
傾阪盡落其至如雲比又王之功也胡人別種
延蔓山谷酋渠萬族廣袤千里憑險不恭恣其
桀黠有樂淳風相僕即款粟帛之調王府充積
倏來忽往既飲醇醪附同膠漆氈裘委伏音獸
銜尾此又王之功也秦川尚阻作我仇讎爰挹
椒蘭飛書請好天動其衷辭卑禮厚區宇寧謐
遐邇畢至此又王之功也江陰告禍民無適歸
藩宗子弟尚相投庇如鳥還山猶川赴海荊江
十部俄而獻割乘此會也將混來方此又王之
功也天平地成率土咸茂禎符顯見史不停筆

既連百木兼呈九尾素過秦雀蒼比周烏此又
王之功也搜揚管庫衣冠獲序禮云樂云銷沉
俱振輕徭徹賦矜獄寬刑大信外彰深仁遠洽
此又王之功也王有安百下之大勲加以表光
明之盛德宣贊洪猷以左右朕言昔旦奭外分
協契錫命之行義申公道以王践律蹈禮軌物
蒼生圓首安志率心歸道是以錫王大路戎路各
一玄牡二駟四王深重民天唯本是務衣食之用
榮辱所由是用錫王衮冕之服赤舄副焉王深
廣惠和易調風化神祇且格功德可象是用錫
王軒懸之樂六佾之舞王風聲振赫九域咸綏
遠人率俾奔走委賮是用錫王朱户以居王求
賢選衆草萊以盡陳力就列罔非其人是用錫
王納陛以登王英圖猛堅抑揚千品毅然之節
肅是非違是用錫王武賁之士三百人王興云
所繫制極幽顯糺行天討罪人咸得是用錫王
鈇鉞各一王鷹揚勠義變實扶下土狼顧鴟張罔

不彈射是用錫王彤弓一彤矢百盧弓十盧矢
千王孝悌之至通於神明率民興行感達區宇
是用錫王秬鬯一卣珪瓚副焉往欽哉其祇順
往冊保弼皇家用終爾休德對揚我太祖之顯
命魏帝以天人之望有歸景辰下詔曰三才剖
判百王代興治天靜地和神敬鬼庶民造物咸
自靈符非一人之大寶實有道之神器昔我宗
祖應運奄一區宇歷聖重光暨於九葉德之不
嗣仍離屯圮盜名字者遍於九服擅制命者非
止三公王殺朝庭人神靡繫天下之大將非魏
有賴齊獻武王奮揚靈武克剪多難重懸日月
更綴參辰廟以掃除國由再造鴻勳巨業無德
而稱逮文襄承構世業逾廣邇安遠服海內晏
如國命已康生得性迄相國啓王緯文經武
統茲大業盡叡窮幾研深測化思隨冥運智與
神行恩比春天威同夏日坦至心於萬物被大
道於八方故百僚師師朝無紕政網疏澤洽率
土歸心外盡江淮風靡屓膝辟地懷人百城奔

走關隴慕義而請好瀚漠仰德而致誠伊所謂
命世應期寔撫千載禎符雜遝異物同途謳頌
填委殊方一致代終之迹斯表人靈之契已合
天道不遠我不獨知朕入纂鴻休將承世祀籍
援立之厚延宗社之等靜言大運欣於避賢遠
惟唐虞禪代之典近想魏晉揖讓之風其可昧
興替之禮稽神祇之望今便遜於別宮歸帝位
於齊國推聖與能敢符前軌主者宣布天下以
時施行又使兼太尉彭城王韶兼司空敬顯儁
奉冊曰咨爾相國齊王夫氣分形化物繫君長
皇王遞興人非一姓昔放勳馭世沉璧屬子重
華握曆持衡擁璇所以英賢茂實昭晢千古豈
盛衰有運興廢在時知命不得不授畏天不可
不受是故漢劉告否當塗順民曹歷不永金行
納禪此皆重規襲矩率由舊章者也我祖宗光
宅混一萬寓迄於正光之末奸臣乘權嚴政多
僻九域離澼永安運窮人靈殄瘁羣逆滔天割
裂四海國土臣民行非魏有齊獻武王應期授

手鳳舉龍驤舉廢極以立天扶傾柱而鎮地剪
滅黎毒匡我隊墜曆有大德於魏室被博利於蒼
生及文襄繼軌誕光前業內剿凶權外摧侵叛
遐邇肅晏功格上玄王神祇協德舟梁一世體
文昭武追變窮微自舉跡藩旗頒歌摠集入統
機衡風猷弘遠及大承世業扶國昌家相德日
躋霸風愈邈威靈斯暢則荒遠奉馳聲略所播
而隣敵順款以富有之資運英特之氣顧盼之
間無思不服圖謀潛謨千祀彰明嘉禎幽祕一

朝紛委以表代德之期用啓興邦之迹蒼蒼在
上照臨不遠朕以虛昧猶未遒巡靜言愧之坐
而待旦且時來運往嬀舜不暇以當陽世革命
改伯禹不容於北面況於寡薄而可踟躕是以
仰協穹昊俯從百姓敬以帝位式授於王天祿
永終大命格矣於戲其祇承曆數允執其中對
揚天休斯年千萬豈不盛歟又致璽書於帝遣
兼太保彭城王韶兼司空敬顯儁奉皇帝璽綬
禪代之禮一依唐虞漢魏故事又尚書令高隆

之率百寮勸進戊午乃即皇帝位於南郊升壇
柴燎告天曰皇帝臣諱敢用玄牡昭告於皇皇
后帝否泰相沿廢興迭用至道無親應運斯輔
上覽唐虞下稽魏晉莫不先天揖讓考歷歸終
魏氏多難年將三十孝昌已後內外去之世道
橫流蒼生塗炭賴我獻武拯其將溺三建元首
再立宗祧掃絕羣凶芟夷奸宄德被黔黎勳光
宇宙文襄嗣武剋構鴻基功洽寰宇威稜海外
窮髮懷音西寇納款青丘保候丹穴來庭扶翼
危機重臣頹運是則有大造於魏室也魏　帝以
下世宗終上靈厭德欽若昊天允歸大命以禪
於臣諱夫四海至公天下爲一揔民宰世樹之
以君既川岳啓符人神效祉羣公卿士八方兆
庶僉曰皇極乃顧於上魏朝推進於下天位不
可以暫虛遂逼羣議恭膺大典猥以寡薄託於
兆民之上雖天威在顏咫尺無遠循躬自省實
懷祇惕敬簡元辰外壇受禪肆類上帝以荅萬
國之心永隆嘉祚保祐有齊以被於無窮之作

是日京師獲赤雀獻於南郊事畢還宮御太極
前殿詔曰無德而稱代刑以禮不言而信先春
後秋故知惻隱之化天人一揆弘宥之道今古
同風朕以虛薄功業無紀昔先獻武王值魏世
不造九鼎行出乃驅御侯伯大號燕趙拯厥顛
墜俾云則存文襄王外梃武功內資明德纂戎
先業闢土服遠年踰二紀世歷兩都獄訟有適
謳歌斯在故魏帝俯遵曆數爰念褒崇遠取唐
虞終同脫屣實幽宥憂未已志在陽城而君奭公卿
士誠守愈切遂屬代終居於民上如涉深水
有瞻終朝始發晉陽九尾呈瑞外壇告天赤雀
効祉惟爾文武不貳心之臣股肱爪牙之將左
右先王克隆大業永言誠節共斯休祉思與
億兆同始茲日其大赦天下改武定八年爲天
保元年其百官進階一等男子賜爵一級鰥寡孤疾義夫
節婦旌賞各有差已未詔封魏帝爲中山王食
邑萬戶上書不稱臣荅不稱詔載天子旌旗
行魏正朔乘五時副車封王諸子爲縣公邑一

千戶奉絹萬匹錢千萬粟二萬石奴婢二百人
水衡一具田百頃園一所詔追尊皇祖文穆王
爲文穆皇帝皇后皇考獻武王爲獻
武皇帝皇兄文襄王爲文襄皇帝祖宗之稱付
外速議以聞辛酉尊王太后爲皇太后乙丑詔
降魏朝封爵各有差其信都從義及宣力霸朝
者及西來人并武定六年以來南來投化者不
在降限辛未遣大使於四方觀察風俗問民疾
苦嚴勒長吏屬以廉平興利除害務存安靜若
法有不便於時政有未盡於事者具條得失還
以聞奏甲戌遷神主於太廟六月己卯高麗遣
使朝貢辛巳詔曰頃者風俗流宕浮競日滋家
有吉凶務求勝異婚姻喪葬之費車服飲食之
華動竭歲資以營日富又奴僕帶金玉婢妾衣
羅綺始以相出爲奇後以過前爲麗上下貴賤
無復等差今運屬惟新思蠲往弊反朴還淳納
民軌物可量事具條式使儉而獲中又詔封
崇聖侯邑一百戶以奉孔子之祀并下魯郡以

時脩治廟宇務盡襄崇之至詔分遣使人致祭於五岳四瀆其先祠舜廟下及孔父老君等載於祀典者咸秩罔遺詔曰冀州之渤海長樂二郡先帝始封之國義旗初起之地并州之太原青州之齊郡霸業所在王命是基君子有作貴不忘本思申恩洽蠲復田租齊郡渤海可並復一年長樂二年太原復三年詔故太傅孫騰故太保尉景故大司馬婁昭故司徒高昂故尚書左僕射慕容紹宗故領軍方俟干故定州刺史段榮故御史中尉劉貴故御史中尉竇泰故殷州刺史劉豐故濟州刺史蔡儁等並左右先帝經贊皇基或不幸早徂或殞身王事可遣使者就墓致祭并撫問妻子尉逮存亡又詔封宗室高岳爲清河王高隆之爲平原王高歸彥爲平秦王高思宗爲上洛王高長弼爲廣武王高普爲武興王高子瑗爲平昌王高顯國爲襄樂王高叡爲趙郡王高孝緒爲循城王又詔封功臣庫狄干爲章武王斛律金爲咸陽王賀拔仁爲安定王韓軌爲安

德王司朱渾道元爲扶風王彭樂爲陳留王潘相
樂爲河東王癸未詔封諸弟青州刺史汾爲求安
王尚書左僕射淹爲平陽王定州刺史洽爲彭城
王儀同三司演爲常山王冀州刺史渙爲上黨王
儀同三司濟爲襄城王儀同三司湛爲長廣王潛
爲任城王湜爲高陽王濟爲博陵王凝爲新平王
潤爲馮翊王洽爲漢陽王丁亥詔立王子殷爲皇
太子王后李氏爲皇后庚寅詔以太師庫狄干
爲太宰司徒彭樂爲太尉司空潘相樂爲司徒

開府儀同三司司馬子如爲司空辛卯以前太
尉清河王岳爲使持節驃騎大將軍司州牧壬
辰詔曰自今已後諸有文啓論事并陳要密有
司悉爲奏聞已亥以皇太子初入東宮赦畿內
及并州死罪已下餘州死降徙流已下一比原
免秋七月辛亥詔尊文襄皇帝子孝琬爲河間王
宮曰靜德又詔封文襄皇帝子孝瑜爲河南王乙卯以尚書令平原王隆之録
尚書事尚書左僕射平陽王淹爲尚書令又詔

曰古人鹿皮爲衣書囊成帳有懷盛德風流可
想其魏御府所有珍奇雜綵常所不給人者徒
爲畜積命宜悉出送內後園以供七日宴賜八
月詔郡國脩立黌序廣延髦俊敦崇儒風其國
子學生亦仰依舊詮補服膺師說研習禮經往
者文襄皇帝所建蔡邕石經五十二枚即宜移
置學館依次脩立又詔曰有能直言正諫不避
罪辜謇謇譽著朱雲諤諤著周舍開朕意沃朕心
弼于一人利兼百姓者必當寵以榮祿待以不
次又曰諸牧民之官仰專意農桑勤課廣
收天地之利以備水旱之災庚寅詔曰朕以虛
寡嗣弘王業思所以贊揚盛績播之萬古雖史
官執筆有聞無墜猶恐緒言遺美時或未書在
位王公文武大小降及民庶爰至僧徒或親奉
音旨或承傳傍說凡可載之文籍悉宜條録封
上甲午詔曰魏世議定麟趾格遂爲通制官司
施用猶未盡善可令羣官更加論究適治之方
先盡要切引綱理目必使無遺九月癸丑以散

騎常侍車騎將軍領東夷校尉遼東郡開國公
高麗王成爲使持節侍中驃騎大將軍領護東
夷校尉王公如故詔梁侍中使持節假黃鉞都
督中外諸軍事大將軍承制邵陵王蕭綸爲梁
王庚午帝如晉陽拜辭山陵是日皇太子入居
入晉陽宮朝皇太后於內殿辛巳曲赦并州太
原郡晉陽縣及相國府四獄囚癸未茹茹國遣
使朝貢乙酉以特進元韶爲尚書左僕射并州
刺史段韶爲掌書記僕射景咸陸令渾國遣使
朝貢壬辰罷相國府留騎兵外兵曹各立一省
別掌機密十一月周文帝率衆至陝城分騎北
渡至建州甲寅梁湘東王蕭繹遣使朝貢景寅
帝親戎出次城東周文帝聞帝軍容嚴盛歎曰
高歡不死矣遂退師庚午還宮十二月丁丑茹
茹庫莫奚國並遣使朝貢辛丑帝至自晉陽
二年春正月丁未梁湘東王蕭繹遣使朝貢辛
亥有事于圜丘以神武皇帝配癸亥親耕籍田

于東郊乙酉前黃門侍郎元世寶通直散騎侍
郎彭貴平謀逆免死配邊有事於太廟甲戌帝
汎舟於城東二月壬辰太尉彭樂謀反伏誅壬
寅茹茹國遣使朝貢三月丙午襄城王淯薨己
未詔梁承制湘東王繹爲梁使持節假黃鉞相
國建梁臺摠百揆承制梁交州刺史李景盛梁
州刺史馬嵩仍義州刺史夏侯珍洽新州刺史
李漢等竝率州內附庚申司空司馬子如坐事
免夏四月壬辰梁王蕭繹遣使朝貢閏月乙丑

室韋國遣使朝貢五月丙戌合州刺史斛斯顯
攻剋梁歷陽鎮丁亥高麗國遣使朝貢是月侯
景廢梁簡文立蕭棟爲主六月庚午以前司空
司馬子如爲太尉七月壬申茹茹遣使朝貢癸
酉行臺郎邢景遠破梁龍安戍獲鎮城李洛文
巳卯改顯陽殿爲昭陽殿九月壬申詔免諸伎
作屯牧雜色役隸之徒爲白戶癸巳帝如趙定
二州因如晉陽冬十月戊申起宣光建始嘉福
仁壽諸殿庚申蕭繹遣使朝貢丁卯文襄皇帝

神主入于廟十一月侯景廢梁主僧即僞位於
建鄴自稱曰漢十二月中山王殂
三年春正月丙申帝親討庫莫奚於代郡大破
之獲雜畜十餘萬分賚將士各有差以奚口付
山東爲民二月茹茹主阿那瓌爲突厥所破
瓌自殺其太子菴羅辰及瓌從弟登注俟利發
注子庫提竝擁衆來奔茹茹餘衆立注次子鐵
伐爲主辛丑契丹遣使朝貢三月戊子以司州
牧清河王岳爲使持節南道大都督司徒潘相

樂爲使持節東南道大都督及行臺辛術率衆
南伐癸巳詔進梁王蕭繹爲梁主夏四月壬申東
南道行臺辛術於廣陵送傳國璽甲申以吏部
尚書楊愔爲尚書右僕射丙申室韋國遣使朝
貢六月乙亥清河王岳等班師丁未帝至自晉
陽乙卯帝如晉陽九月辛卯帝自并州幸離石
冬十月乙未至黃櫨嶺仍起長城北至社干戍
四百餘里立三十六戍十一月辛巳梁主蕭繹
即帝位於江陵是爲元帝遣使朝貢十二月壬

子帝還宮戊午帝如晉陽
四年春正月丙子山胡圍離石戊寅帝討之未至胡已逃竄因巡三堆戍大狩而歸戊寅廣莫門
遣使朝貢己丑改鑄新錢文曰常平五銖二月
送於闐王鐵伐登注及子庫提還北鐵伐尋爲
契丹所殺國人復立登注爲主仍爲其大人阿
富提等所殺國人復立庫提爲主夏四月戊戌
帝還宮戊午西南有大聲如雷五月庚午帝校
獵於林慮山戊子還宮九月契丹犯塞壬午帝

北巡冀定幽安仍北討契丹冬十月丁酉帝至
平州遂從西道趣長塹詔司徒潘相樂率精騎
五千自東道趣青山辛丑至白狼城壬寅經昌
黎城復詔安德王韓軌率精騎四千東趣斷契
丹走路癸卯至陽師水倍道兼行掩襲契丹甲
辰帝親踰山嶺爲士卒先指麾奮擊大破之虜
獲十萬餘口雜畜數十萬頭樂又於青山大破
契丹別部所虜生口皆分置諸州是行也帝露
頭袒膊晝夜不息行千餘里唯食肉飲水壯氣

彌厲丁未至營州丁巳登碣石山臨滄海十一
月己未帝自平州遂如晉陽閏月壬寅梁帝遣
使來聘十二月己未突厥復攻茹茹舉國
南奔癸亥帝自晉陽北討突厥迎納茹茹乃廢
其主庫提立阿那瓌子菴羅辰爲主置之馬邑
州給其稟餼繒帛親追突厥於朔州突厥請降
許之而還於是貢獻相繼
五年春正月癸巳帝討山胡從離石道遣太師
咸陽王斛律金從顯州道常山王演從晉州道
捕角夾攻大破之斬首數萬獲雜畜十餘萬道
平石樓石樓絶險自魏世所不能至於是遠近山胡
莫不懾服是月周文帝薨西魏立齊王廓是爲
恭帝三月茹茹菴羅辰叛帝親討大破之辰父
子北遁太保賀拔仁坐違節度除名夏四月茹
茹寇肆州丁巳帝自晉陽討之至恒州黃瓜堆
虜騎走時大軍已還帝率麾下千餘騎遇茹茹
別部數萬四面圍逼帝神色自若指畫形勢虜
衆披靡遂縱兵潰圍而出虜不退走追擊之伏

尸二十里獲菴羅辰妻子及生口三萬餘人五月丁亥地豆干契丹等國並遣使朝貢丁未北討茹茹大破之六月茹茹率部衆東徙將南侵帝率輕騎於金山下邀擊之茹茹聞而遠遁秋七月戊子肅愼遣使朝貢壬辰降罪人庚戌帝至自北伐八月丁巳突厥遣使朝貢庚子以司州牧清河王岳爲太保司空尉粲爲司徒太子太師侯莫陳相爲司空尚書令平陽王淹録尚書事常山王演爲尚書令中書令上黨王渙爲尚書令河王岳平原王高隆之薨是月詔常山王演上黨王渙清河王岳平原王叚韶等率衆於洛陽西南築城新城嚴城河南城九月帝親自臨幸欲伐惡以致周師周師不出乃如晉陽冬十月西魏伐梁元帝於江陵詔清河王岳河東王潘相樂平原王叚韶等率衆救之未至而江陵陷梁元帝爲西魏將于謹所殺梁將王僧辯在建康共推

晉安王蕭方智爲太宰都督中外諸軍承制置百官十二月庚申帝北巡至達速嶺覽山川險要將起長城

六年春正月壬寅清河王岳以衆軍渡江剋夏首送梁鄖州刺史陸法和詔以梁散騎常侍貞陽侯蕭明爲梁王遣尚書左僕射上黨王渙率衆送之二月甲子以陸法和爲使持節都督荆雍江巴梁益湘萬交廣十州諸軍事太尉公大都督西南道大行臺梁鎮北將軍侍中荆州刺史甲戌上黨王渙剋譙郡三月丙戌上黨王渙剋東關斬梁將裴之横俘斬數千景申帝至自晉陽封世宗二子孝珩爲廣寧王延宗爲安德王戊戌帝臨昭陽殿聽獄決訟夏四月庚申帝如晉陽丁卯儀同蕭軌克梁晉熙城以爲江州戊寅突厥遣使朝貢梁反人李子山花自號天子逼魯山城五月乙酉鎮城李仲侃擊斬之庚寅帝至自晉陽蕭明入于建鄴丁未梁郢遣使朝貢六月壬

子詔曰梁國遘禍主喪臣離邊彼炎方盡生荆
棘興亡繼絕義在於我納以長君拯其危弊比
送梁主巳入金陵藩禮既脩分義方篤越鳥之
思豈忘南枝凡是梁民宜聽及國以禮發遣丁
卯帝如晉陽壬申親討茹茹甲戌諸軍大會於
祁連池乙亥出塞至庫狄谷百餘里內無水泉
六軍渴之俄而大雨戊寅梁主蕭明遣其子章
兼侍中袁泌兼散騎常侍楊裕奉表朝貢秋七
月己卯帝頓白道留輜重親率輕騎五千追茹

茹壬午及於懷朔鎮帝躬當矢召頻大破之遂至
沃野獲其俟利謁焉力婁阿帝吐頭發郁久閭
狀延等并口二萬餘牛羊數十萬頭茹茹俟利
郁久閭李家提率部人數百降壬辰帝還晉陽
九月乙卯帝至自晉陽冬十月梁將陳霸先襲
王僧辯殺之廢蕭明復立蕭方智爲主辛亥帝
如晉陽十一月丙戌高麗遣使朝貢梁秦州刺
史徐嗣輝南豫州刺史任約等襲據石頭城竝
以州內附壬辰大都督蕭軌率衆至江遣都督

柳達摩等渡江鎮石頭東南道行臺趙彥深獲
秦郡等五城戶二萬餘所在安緝之己亥太保
司州牧清河王岳薨是月柳達摩爲霸先攻逼
以石頭降十二月戊申庫莫奚遣使朝貢是年
發夫一百八十萬人築長城自幽州北夏口至
恒州九百餘里
七年春正月甲辰帝至自晉陽於鄴城西馬射
大集衆庶而觀之己丑辛未詔常山王演等於
涼風堂讀尚書奏按論定得失帝親決之三日

丁酉大都督蕭軌等率衆濟江夏四月乙丑儀
同婁叡率衆討鄱陽蠻大破之丁亥詔造金華
殿五月景申漢陽王浴薨是月帝以內爲斷慈
遂不復食六月乙卯蕭軌等與梁師戰於鍾山
之西遇霖雨失利軌及都督李希光王敬寶東
方老軍司裴英起竝沒士卒散還者十二三乙
丑梁湘州刺史王琳獻駿馬象是年脩廣三臺宮
殿秋七月己亥大赦天下八月庚申帝如晉陽
九月甲辰庫莫奚遣使朝貢冬十月丙戌契丹

遣使朝貢是月發山東寡婦二千六百人以配軍士有夫而濫奪者五分之一是月周文帝殂十一月壬子詔曰崐山作鎮厥號神州瀛渤海爲池是稱赤縣蒸民乃粒司牧存焉王者之制沿革迭起方割成災肇分十二水土既平還復九州道或繁簡義在通時殷因於夏無所改作然則日月纏於天次王公國於地野皆所以上叶玄儀下符川嶽逮于秦政鞭撻區寓罷侯置守天下爲家洎兩漢承基曹馬屬統其間損益難以勝言魏自孝昌之季數鍾澆否祿去公室政出多門衣冠道盡黔首塗炭銅馬鐵脛之徒黑山青犢之侶梟張晉趙豕突燕秦綱紀從茲而頹彝章因此而紊是使豪家大族鳩率鄉部託迹勤王規自署置或外家公主女謁內成昧利納財啓立州郡離大合小本逐時宜剖竹分符蓋不獲已牧守令長虛增其數求功録實諒足爲煩損害公私爲弊殊久既乖爲政之禮徒有驅羊之典具自爾因循未遑刪改朕寅膺寶曆恭

臨荒建國經野務存簡易將欲鎮躁歸靜反薄還淳苟失其中理從刊正傍觀舊史逖聽前言周曰成康漢稱文景編戶之多古今爲最而丁口減於疇日守令倍於昔辰非所以馭俗調風示民軌物且五嶺内賓三江迴化拓土開疆利窮南海但要荒之所舊多浮僞百室之邑便立州名二戶之民空張郡目譬諸木犬猶彼泥龍循名督實事歸烏有今所併省一依別制於是併省三州一百五十三郡五百八十九縣二鎮二十六戍人制刺史令盡行兼不給幹物十二月西魏相宇文覺受魏禪先是自西河抱秦戍築長城東至於海前後所築東西凡三千餘里率十里一戍其要害置州鎮凡二十五所八年春三月大熱人或暍死夏四月庚午詔諸取蝦蠣蜆蛤之類悉令停斷唯聽捕魚乙酉詔公私鷹鷂俱亦禁絕以太師咸陽王斛律金爲右丞相前大將軍扶風王可朱渾道元爲太傅開府儀同三司賀拔仁爲太保尚書令常山王

演爲司空録尚書事長廣王湛爲尚書令尚書
右僕射楊惛爲尚書左僕射以并省尚書事是
射崔暹爲尚書右僕射上黨王渙録尚書事是
月帝在城東馬射勑京師婦女悉赴觀不赴者
罪以軍法七月乃止五月辛酉冀州民劉向於
京師謀逆當梟與皆伏誅秋八月己巳厙莫蓌遣
使朝貢庚辰詔丘郊禘祫時祀皆仰市取少牢
不得剖割有司監視必令豐備農社先蠶酒肉
而已雩禜風雨司民司禄靈星雜祀果餅酒脯
唯當務盡誠敬義同如在自夏至九月河北六
州河南十二州幾内八郡大蝗是月飛至京師
蔽日聲如風雨甲辰詔今年遭蝗之處免租是
月周冢宰宇文護殺其主閔帝而立帝弟毓是
爲明帝冬十月乙亥陳霸先弑其主方智自立
是爲陳武帝遣使稱藩朝貢是年於長城内築
重城自庫洛拔而東至於塢紇戍九四百餘里
九年春二月丁亥降罪人已丑詔限仲冬一月
燎野不得他時行火損昆虫草木三月丁酉帝

至自晉陽夏四月辛巳大赦是夏大旱帝以祈雨不應毀西門豹祠掘其冢山東大蝗差夫役捕而坑之是月北豫州刺史司馬消難以城叛入於周五月辛巳尚書令長廣王湛錄尚書事驃騎大將軍平秦王歸彥爲尚書左僕射甲辰以前尚書左僕射楊愔爲尚書令六月乙丑帝自晉陽北巡己巳至祁連池戊寅還晉陽秋七月辛丑給京畿老人劉奴等九百四十三人版職及杖帽各有差戊申詔趙燕瀛定南營五州及司州廣平清河二郡去年蠶涝損田兼春夏少雨苗稼薄者免今年租賦八月乙丑至自晉陽甲戌帝如晉陽是月陳江州刺史沈泰以三千人內附先是發丁匠三十餘萬營三臺於鄴下因其舊基而高博之大起宮室及遊豫園至是三臺成改銅爵曰金鳳金獸曰聖應冰井曰崇光十一月甲午帝至自晉陽登三臺望御乾象殿朝讌羣臣並命賦詩以宮成丁酉大赦內外文武普汎一大階丁巳梁湘州刺史王琳遣使

請立蕭莊爲梁王仍以江州內屬令莊居之十二月癸酉詔梁王蕭莊爲梁王進居九江戊寅以太傅可朱渾道元爲太師司徒尉粲爲太尉冀州刺史段韶爲司空録尚書事常山王演爲大司馬録尚書事長廣王湛爲司徒是月起大莊嚴寺是年殺永安王浚上黨王渙

十年春正月戊戌以司空侯莫陳相爲大將軍甲寅帝如遼陽甘露寺乙卯詔於麻城置衛州二月丙戌帝於甘露寺禪居深觀唯軍國大政奏聞三月戊戌以侍中高德政爲尚書右僕射丙辰帝至自遼陽是月梁主蕭莊至鄆州遣使朝貢閏四月丁酉以司州牧彭城王浟爲司空侍中高陽王湜爲尚書右僕射乙巳以司空彭城王浟兼太尉封皇子紹廉爲長樂郡王五月癸未誅始平公元世東平公元景式等二十五家特進元韶等十九家並令禁止六月陳武帝殂兄子蒨立是爲文帝秋八月戊戌封皇太子紹義爲廣陽郡王以尚書右僕射河間王孝琬

請並蕭莊爲梁王仍以江州內屬令莊居之十
二月癸酉詔梁王蕭莊爲梁王進居九派戊寅
以太傅可朱渾道元爲太師司徒尉粲爲太尉
冀州刺史段韶爲司空録尚書事常山王演爲
大司馬録尚書事長廣王湛爲司徒是月起大
莊嚴寺是年殺永安王浚上黨王渙
十年春正月戊戌以司空侯莫陳相爲大將軍
甲寅帝如遼陽甘露寺乙卯詔於麻城置衛州
二月丙戌帝於甘露寺禪居深觀唯軍國大政
奏聞三月戊戌以侍中高德政爲尚書右僕射
丙辰帝至自遼陽是月梁主蕭莊至鄖州遣使
朝貢閏四月丁酉以司州牧彭城王浟爲司空
侍中高陽王湜爲尚書右僕射乙巳以司空彭
城王浟兼太尉封皇子紹廉爲長樂郡王五月
癸未誅始平公元世東平公元景式等二十五
家特進元韶等十九家並令禁止六月陳武帝
殂兄子蒨立是爲文帝秋八月戊戌封皇太子
紹義爲廣陽郡王以尚書右僕射河間王孝琬

爲尚書左僕射癸卯詔諸軍民或有父祖改姓冒入元氏或假託攜認妄稱姓元者不問世數遠近悉聽改復本姓九月己巳帝如晉陽是月使酈懷則陸仁惠使於蕭莊冬十月甲午帝暴崩於晉陽宮德陽堂時年三十遺詔凡諸凶事依儉約三年之喪雖曰達禮漢文革刱通行自昔義有存焉同之可也喪月之斷限以三十六日嗣主百寮內外遐邇奉制割情悉從公除癸卯發喪斂於宣德殿十一月辛未梓宮還京師十二月乙酉殯於太極前殿乙酉葬於武寧陵謚曰文宣皇帝廟號威宗武平初又改爲文宣廟號顯祖帝少有大度志識沉敏外柔內剛果敢能斷雅好吏事測始知終理劇處繁終日不倦初踐大位留心政術以法馭下公道爲先或有違犯憲章雖密戚舊勳必無容舍內外清靖莫不祗肅至於軍國幾策獨決懷抱規模宏遠有人君大略又以三方鼎跱諸夷未賓脩繕甲兵簡練士卒左

右宿衛置百保軍士每臨行陣親當矢石鋒刃交接唯恐前敵之不多屢犯艱危常致克捷常於東山遊讌以關隴未平投杯震怒召魏收於御前立爲詔書宣示遠近將事西伐是歲周文帝殂西人震恐常爲度隴之計既征伐四克威振戎夏六七年後以功業自矜遂留連耽湎肆行淫暴或躬自鼓舞歌謳不息從旦通宵以夜繼晝或袒露形體塗衅粉黛散髮胡服雜衣錦綵披刃張弓遊於市肆勳戚之第朝夕臨幸時乘駝駘牛驢不施鞍勒盛暑炎赫隆冬酷寒或日中暴身去衣馳騁從者不堪帝居之自若親戚貴臣左右近習侍從錯雜無復差等徵集謠嫗分付從官朝夕臨視以爲娛樂凡諸殺害多令支解或焚之於火或投之於河沉酗既久彌以狂惑至於末年每言見諸鬼物亦云聞異音聲情有懣苶必在誅戮諸元宗室咸加屠劉永安上黨竝致冤酷高隆之高德政杜弼王元景李蒨之等皆以非罪加害嘗在晉陽以矟戲刺

都督尉子耀應手即殪又在三臺大光殿上以鑕鑕都督穆嵩遂至於死又嘗幸開府暴顯家有都督韓捴無罪忽於衆中喚出斬之自餘酷濫不可勝紀朝野憯憚各懷怨毒而素以嚴斷臨下加之默識彊記百寮戰慄不敢爲非文武近臣朝不謀夕又多所營繕百役繁興舉國騷擾公私勞弊凡諸賞賚無復節限府藏之積遂至空虛自皇太后諸王及內外勳舊愁懼危悚計無所出暨于末年不能進食唯數飲酒麴蘖

成災因而致斃

論曰高祖平定四胡威權延世遷鄴之後雖主器有人號令所加政皆自出顯祖因循鴻業內外協從自朝及野羣心屬望東魏之地舉世樂推曾未朞月玄運集已始則存心政事風化肅然數年之間翕斯致治其後縱酒肆欲事極猖狂昏邪殘暴近世未有饗國弗永實由斯疾肩嗣殄絕固亦餘殃者也

贊曰天保定位受終攸屬奄宅區夏爰膺帝籙

勢叶謳歌情毀寵玉始存政術聞斯德音罔遵
克念乃肆其心窮理殘虐盡性荒淫

帝紀第五

北齊書五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 百藥 撰

廢帝

廢帝殷字正道文宣帝之長子也母曰李皇后
天保元年立爲皇太子時年六歲性敏慧初學
反語於跡字下注云自反時侍者未達其故太
子曰跡字足傍亦爲跡豈非自反耶常宴北宮
獨令河間王勿入左右問其故太子曰世宗遇
賊處河間王復何宜在此文宣每言太子得漢

家性質不以我欲廢之立太原王初詔國子博士李寶鼎傳之寶鼎卒復詔國子博士邢峙侍講太子雖富於春秋而溫裕開朗有人君之度貫綜經業省覽時政甚有美名七年冬文宣召朝臣及學者及禮學官於宮宴會令以經義相質親自臨聽太子筆措問在坐莫不歎美九年文宣在晉陽太子監國集諸儒講孝經令楊倍傳旨謂國子助教許散愁曰先生在世何以自容眾對曰散愁自少以來不登蠻童之床不入

季女之室服膺簡策不知老之將至平生素懷若斯而已太子曰顏子縮屋稱貞柳下嫗而不亂未若此翁白首不娶者也乃賚絹百疋後文宣登鳳臺召太子使手刃囚太子惻然有難色再三不斷其首文宣怒親以馬鞭撞太子三下由是氣悸語吃精神時復昏擾十年十一月文宣崩癸卯太子即帝位於晉陽宣德殿大赦內外百官普加汎級亡官失爵聽復資品庚戌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皇后為皇太后詔九州軍

人七十已上授以板職武官年六十已上及瘡
病不堪驅使者並皆放免土木營造金銅鐵諸
雜作工一切停罷十一月乙卯以右丞相咸陽
王斛律金爲左丞相以錄尚書事常山王演爲
太傅以司徒長廣王湛爲太尉以司空段韶爲
司徒以平陽王淹爲司空高陽王湜爲尚書左
僕射河間王孝琬爲司州牧侍中燕子獻爲右
僕射戊午分命使者巡省四方求政得失省察
風俗問人疾苦十二月戊戌改封上黨王紹仁
爲漁陽王紹義爲范陽王長樂王紹廣爲隴西
王是歲周武成元年

乾明元年庚辰春正月癸丑朔改元已未詔寬
徭賦癸亥高陽王湜薨是月車駕至自晉陽癸
亥以太傅常山王演爲大師錄尚書事以太尉
長廣王湛爲大司馬并省錄尚書事以尚書左
僕射平秦王歸彥爲司空趙郡王叡爲尚書左
僕射詔諸冗良口配沒宮內及賜人者並放免
甲辰帝幸芳林園親錄囚徒死罪已下降免各

有差乙巳太師常山王演矯詔誅尚書令楊楷
尚書左僕射燕子獻領軍大將軍司馬渾天和
侍中宋欽道散騎常侍鄭子默戊申以常山王
演爲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以大司
馬長廣王湛爲太傅京畿大都督以司徒段部
爲大將軍以前司空平陽王滋爲大尉以司空
平秦王歸彭爲司徒彭城王泰爲尚書令又以
高麗王世子湯爲使持節領東夷校尉遼東郡
公高麗王是月王琳爲陳所敗蕭莊自拔至和

州三月甲寅詔軍國事皆申晉陽亹大丞相常
山王規笁壬申封文襄第二子孝珩爲廣寧王
第三子長恭爲蘭陵王夏四月癸亥詔河南定
冀翟瀛滄南膠光青九州往因蝗水頗傷時稼
遣使分塗賑恤是月周明帝崩五月壬子以開
府儀同三司劉洪徽爲尚書右僕射秋八月壬
午太皇太后令廢帝爲濟南王令食一郡以大
丞相常山王演入纂大統是日王居別宮皇建
三年九月殂於晉陽年十七帝聰慧夙成寬厚

仁智天保間雅有令名及承大位楊愔燕子獻
宋欽道等同輔以常山王地親望重內外畏服
加以文宣初崩之日太后本欲立之故愔等竝
懷猜忌常山王憂悵乃白太后誅其黨時平秦
王歸彥亦預謀焉皇建二年秋天文告變歸彥
慮有後害仍白孝昭以王當咎乃遣歸彥馳馹
至晉陽宮殺之王薨後孝昭不豫見文宣爲祟
孝昭深惡之厭勝術備設而無益也薨三旬而
孝昭崩大寧二年葬於武寧之西北謚閔悼王

初文宣命邢邵制帝名殷字正道帝從而尤之
曰殷家弟及正字一止吾身後兒不得也邵懼
請改焉文宣不許曰天也因謂孝昭帝曰奪但
奪慎勿殺也

帝紀第五

北齊書五

此卷與北史同

帝紀第六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孝昭皇帝演字延安神武皇帝第六子文宣皇帝之母弟也幼而英特早有大成之量武明皇太后早所愛重魏元象元年封常山郡公及文襄執政遣中書侍郎李同軌就霸府爲諸弟師帝所覽文籍源其指歸而不好辭彩每歎云雖盟津之師左驂震而不眄以爲能遂篤志讀漢

書至李陵傳恒壯其所為焉聰敏過人所與遊處一知其家諱終身未嘗誤犯同軌病卒又命開府長流參軍刀柔代之性嚴褊不適誘訓之宜中被遣出帝送出閤慘然斂容淚數行下左右莫不歔欷其敬業重舊也如此天保初進爵為王五年除并省尚書令帝善斷割長於文理省內畏服七年從文宣還鄴文宣以尚書奏事多有異同令帝與朝臣先論定得失然後敷奏帝長於政術剖斷咸盡其理文宣歎重之八年

轉司空錄尚書事九年除大司馬仍錄尚書時文宣溺於遊宴帝憂懼表於神色文宣覺之謂帝曰但令汝在我何為不縱樂帝唯唯泣拜伏竟無所言文宣亦大悲抵盃於地曰汝以此嫌我自今敢進酒者斬之因取所御盃盡皆壞棄後益沉湎或入諸貴戚家角力批拉不限貴賤唯常山王至內外肅然帝又密撰事條將諫其友王晞以為不可帝不從因間極言遂逢大怒順成后本魏朝宗室文宣欲帝離之陰為帝廣

求淑媛望移其寵帝雖承旨有納而情義彌重
帝性頗嚴尚書郎中劉瞻有失輒加捶楚令史
姦慝便即考竟文宣乃立帝於前以刀環擬瞻
召被帝罰者臨以白刃求帝之短咸無所陳方
見解釋自是不許笞筆郎中後賜帝魏時宮人
睡而忘之謂帝擅取遂以刀環亂築因此致困
皇太后日夜啼泣文宣不知所為先是禁友王
睎乃捨之令侍帝帝月餘漸瘳不敢復諫及文
宣崩帝居禁中護喪事幼主即位乃即朝斑除

太傅錄尚書朝政皆決於帝月餘乃居藩邸自
是詔勑多不關帝客或言於帝曰鷙鳥捨巢必
有探卵之患今日之地何宜屢出乾明元年從
廢帝赴鄴居于領軍府時楊愔燕子獻可朱渾
天和宋欽道鄭子默等以帝威望既重內懼權
逼請以帝為太師司州牧錄尚書事長廣王湛
為大司馬錄并省尚書事解京畿大都督帝時
以尊親而見猜斥乃與長廣王期徵謀之於野
三月甲戌帝初上省具發領軍府大風暴起壞

所御車幔帝甚惡之及至省朝士咸集坐定酒
數行於坐執尚書令楊愔右僕射燕子獻領軍
可朱渾天和侍中宋欽道等於坐帝戎服與平
原王段韶平秦王高歸彥領軍劉洪徽入自雲
龍門於中書省前遇散騎常侍鄭子默又執之
同斬於御府之內帝至東閤門都督成休寧抽
刃呵帝帝令高歸彥喻之休寧厲聲大呼不從
歸彥既爲偪與軍素爲兵士所服悉皆弛仗休
寧歎息而罷帝入至昭陽殿幼主太皇太后皇

太后並出臨御坐帝奏愔等罪求伏專擅之幸
時庭中及兩廊下衛士二千餘人皆被甲侍詔
武衛娥永樂武力絕倫又被文宣重遇撫刃思
效廢帝性吃訥兼倉卒不知所言太皇太后又
爲皇太后誓言帝無異志唯云逼而已高歸彥
勑勞衛士解嚴永樂乃內刀而泣帝乃令歸彥
引侍衛之士向華林園坐京畿軍入守門閤斬
娥永樂於園詔以帝爲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
錄尚書事相府佐史進位一等帝尋詣晉陽有

詔軍國大政咸諮決焉高祖既當大位知無不爲擇其令典考綜名實廢帝恭已以聽政太皇太后尋下令廢少主命帝統大業

皇建元年八月壬午皇帝即位於晉陽宣德殿大赦改乾明元年爲皇建詔奉太皇太后還稱皇太后皇太后宮曰昭信乙酉詔自太祖創業已來諸有佐命功臣子孫絶滅國統不傳者有司搜訪近親以名聞當量爲王後諸郡國老人各授版職賜黃帽鳩杖又詔審正

之士並聽進見陳事軍人戰亡死王事者以時申聞當加榮贈督將朝士名望素高位歷通顯天保以來未蒙追贈者亦皆録奏又以廷尉中丞執法所在繩違按罪不得舞文弄法其官奴婢年六十已上免爲庶人戊子以太傅長廣王湛爲右丞相以太尉平陽王淹爲太傅以尚書令彭城王浟爲大司馬壬辰詔分遣大使巡省四方觀察風俗問人疾苦考求得失搜訪賢良

甲午詔曰昔武王剋殷先封兩代漢魏二晉無

廢茲典及元氏統歷不率舊章朕纂承大業思
弘古典但二王三恪舊說不同可議定是非列
名條奏其禮儀體式亦仰議之又詔國子寺可
備立官屬依舊置生講習經典歲時考試其文
襄帝所運石經宜即施列於學館外州大學亦
仰典司勤加督課景申詔九州勳人有重封者
聽分授子弟以廣骨肉之恩九月壬申詔議定
三祖樂冬十一月辛亥立妃元氏爲皇后世子
昱爲皇太子賜天下爲父後者爵一級癸丑

有司奏太祖獻武皇帝廟宜奏武德之樂舞昭
烈之舞世宗文襄皇帝廟宜奏文德之樂舞宣
政之舞顯祖文宣皇帝廟宜奏文正之樂舞光
大之舞詔曰可庚申詔以故太師尉景故太師
竇泰故太師太原王婁昭故太宰章武王庫狄
干故太尉段榮故太師尚書令司徒斛斯椿故
太師高乾故司徒莫多婁貸文故太保劉貴故
太保封祖裔故廣州刺史王懷十三人配饗太
祖廟庭故太師清河王岳故太宰安德王韓軌

故太宰扶風王可朱渾道元故太師高昂故大
司馬劉豐故大師万俟受洛干故太尉慕容紹
宗七人配饗世宗廟庭故太尉河東王潘相樂
故司空薛脩義故太傅破六韓常三人配饗顯
祖廟庭是月帝親戎北討庫莫奚出長城虜蠕
蠕分兵致討大獲牛馬括摠入晉陽宮十二月
景午車駕至晉陽
二年春正月辛亥祀圓丘壬子禘於太廟癸丑
詔降罪人各有差三月丁丑詔內外執事之官
從五品已上及三府主簿錄事參軍諸王文學
侍御史廷尉三官尚書郎中中書舍人每二年
之內各舉一人冬十月景子以尚書令彭城王
浟為太保長樂王尉粲為太尉己酉野雉栖于
前殿之庭十一月甲辰詔曰朕嬰此暴疾奄忽
無逮今嗣子沖眇未閑政術社稷業重理歸上
德右丞相長廣王湛研機測化體道居宗人雄
之望海內瞻仰同胞共氣家國所憑可遣尚書
左僕射趙郡王叡喻旨徵王統茲大寶其喪紀

之禮一同漢文三十六曰悉從公除山陵施用
務從儉約先是帝不豫而無閒聽覽是月崩於
晉陽宮時年二十七大寧元年閏十二月癸卯
梓宮還鄴上謚曰孝昭皇帝庚午葬於文靖陵
帝聰敏有識度深沉能斷不可窺測身長八尺
腰帶十圍儀望風表逈然獨秀自居臺省留心
政術閑明簿領吏所不逮及正倍宸居彌所尅
勵輕徭薄賦勤恤人隱內無私寵外牧人物雖
后父位亦特進無別日昃臨朝務知人之善惡

每訪問左右冀獲直言曾問舍人裴澤在外議
論得失澤率爾對曰陛下聰明至公自可遠佞
古昔而有識之士咸言傷細帝王之度頗爲未
弘帝笑曰誠如卿言朕初臨萬機慮不周悉故
致爾耳此事安可久行恐後又嫌疎漏澤因被
寵遇其樂聞過也如此趙郡王叡與庫狄顯安
侍坐帝曰須拔我同堂弟顯安我親姑子今序
家人禮除君臣之敬可言我之不逮顯安曰陛
下多妄言曰若何對曰陛下昔見文宣以馬鞭

捷人常以為非而今行之非妄言耶帝握其手
謝之又使直言對曰陛下太細天子乃更似吏
帝曰朕甚知之然無法來久將整之以至無為
耳又問王晞晞荅如顯安皆從容受納性至孝
太后不豫出居南宮帝行不正屢容色貶悴衣
不解帶殆將四旬殿去南宮五百餘步鷄鳴而
去辰時方還來去徒行不乘輦輦太后所荅小
增便即寢伏閤外食飲藥物盡皆躬親太后常
忌痛不自堪忍帝立侍帷前以爪掐手心血流
出袖友愛諸弟無君臣之隔雄斷有謀于時國
富兵強將雪神武遺恨意在頓駕平陽為進取
之策遠圖不遂惜哉初帝與濟南約不相害及
興駕在晉陽武成鎮鄴望氣者云鄴城有天子
氣帝常恐濟南復興乃密行鴆毒濟南不從乃
扼而殺之後頗愧悔初苦內熱頻進湯散時有
尚書令史姓趙於鄴見文宣從楊愔燕子獻等
西行言相與復讎帝在晉陽宮與毛夫人亦見
焉遂漸危篤備禳厭之事或煮油四灑或持炬

燒逐諸虜方出殿梁騎棟上歌呼自若了無懼
容時有天狗下乃於其所講武以厭之有兎驚
馬帝墜而絶肋太后視疾問濟南所在者三帝
不對太后怒曰殺去耶不用吾言死其宜矣臨
終之際唯扶服床枕叩頭求哀遣使詔追長廣
王入纂大統手書云宜將吾妻子置一好處勿
學前人也

論曰神武平定四方威權在已遷鄴之後雖主
器有人號令所加政皆自出文宣因循鴻業內
外叶從自朝及野群心屬望東魏之地舉國樂
推曾未朞月遂登宸極始則存心政事風化肅
然數年之間朝野安乂其後縱酒肆欲事極猖
狂昏邪殘暴近代未有饗國不永實由斯疾濟
南繼業太華其弊風教粲然搢紳稱幸股肱輔
弼雖懷厥誠既不能賛弘道德和睦親懿又不
能遠慮防身深謀衛主應斷不斷自取其咎臣
既誅夷君尋廢辱皆任非其器之所致爾孝昭
早居臺閣故事通明人吏之間無所不委文宣

崩後大華前燮及臨尊極留心更深時人服其明而譏其細也情好稽古率由禮度將封先代之獨且敦學校之風徵召英賢文武畢集于時周氏朝政移於宰臣主將相猜不無危殆乃騰闢右實懷兼并之志經謀宏遠寔當代之明主而降年不永其故何哉豈幽顯之間實有報復將齊之基宇止存於斯欲帝大之天不許也

帝紀第六

北齊書六

帝紀第七

北齊書七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　百藥　撰

武成

世祖武成皇帝諱湛神武皇帝第九子孝昭皇帝之母弟也儀表瓌傑神武尤所鍾愛神武方招懷荒遠乃為帝聘蠕蠕太子菴羅辰女號隣和公主帝時年八歲冠服端嚴神情閑遠華戎歎異元象中封長廣郡公天保初進爵為王拜尚書令尋兼司徒遷太尉乾明初楊愔等密相

疎忌以帝爲大司馬領并州刺史帝既與孝昭謀誅諸執政遷太傅録尚書事領京畿大都督皇建初進位右丞相孝昭幸晉陽帝以懿親居守鄴政事咸見委託二年孝昭崩遺詔徵帝入統大位及晉陽宮發喪於崇德殿皇太后令所司宣遺詔左丞相斛律金率百僚敦勸三奏乃許之

大寧元年冬十一月癸丑皇帝即位於南宮大赦改皇建二年爲大寧乙卯以司徒平秦王歸彭爲太傅以尚書僕射趙郡王叡爲尚書令以太尉尉粲爲太保以尚書令段韶爲大司馬以豐州刺史婁叡爲司空以太傅平陽王淹爲太宰以太保彭城王浟爲太師録尚書事以冀州刺史博陵王濟爲太尉以中書監任城王湝爲尚書僕射趙郡王叡爲司空以太傅平陽王淹爲太宰以太保彭城王浟爲太師録尚書事以冀州刺史博陵王濟爲太尉以中書監任城王湝爲尚書僕射并州刺史斛律光爲右僕射封孝昭皇帝太子百年爲樂陵郡王庚申詔大使巡行天下求政善惡問人疾苦擢進賢良是歲周武帝保定元年

河清元年春正月乙亥車駕至自晉陽辛巳祀南郊壬午享大廟景成立妃胡氏爲皇后子緯爲皇太子大赦內外百官普加汎級諸爲父後者賜爵一級己亥以前定州刺史馮翊王潤爲尚書左僕射詔斷屠殺以順春令二月丁未以太宰平陽王淹爲青州刺史大傅領司徒以領軍大將軍宗師平秦王歸彥爲太宰冀州刺史乙卯以兼尚書令任城王湝爲司徒詔散騎常侍崔瞻聘于陳夏四月辛丑皇太后婁氏崩乙巳青州刺史上言今月庚寅河濟清以河濟清改大寧二年爲河清降罪人各有差五月甲申祔葬武明皇后於義平陵己丑以尚書右僕射斛律光爲尚書令秋七月太宰冀州刺史平章王歸彥據土反詔大司馬段韶司空婁叡討擒之乙未斬歸彥弁其三子及黨與二十人於都市丁酉以大司馬段韶爲太傅以司空婁叡爲司徒以太傅平陽王淹爲太宰以尚書令斛律光爲司空以太子太傅趙郡王叡爲尚書令中

書監河間王孝琬爲尚書左僕射癸亥行幸晉
陽陳人來聘冬十一月丁丑詔兼散騎常侍封
孝琰使於陳十二月景辰車駕至自晉陽是歲
殺太原王紹德
二年春正月乙亥帝詔臨朝堂策試秀才以太
子少傅魏收爲兼尚書右僕射已卯兼右僕射
魏收以阿縱除名乃丑以武明皇后配祭北郊辛
卯帝臨都亭録見囚降在京罪人各有差三月
乙丑詔司空斛律光督五營軍士築成於軹關

壬申室韋國遣使朝貢景戌以兼尚書右僕射
趙彦深爲左僕射夏四月并汾京東雍南汾五
州蟲旱傷稼遣使賑恤戊午陳人來聘五月壬
午詔以城南雙堂閨位之死迴造大揔持寺六
月乙巳齊州言濟河水口見八龍昇天乙卯詔
兼散騎常侍崔子武使于陳庚申司州牧河南
王孝瑜薨秋八月辛丑詔以三臺宮爲大興聖
寺冬十二月癸巳陳人來聘己酉周將楊忠師
突厥阿史那木可汗等二十餘萬人自恒州分

爲三道殺掠吏人是時大雨雪連月南北千餘里平地數尺霜晝下雨血於太原戊午帝至晉陽已未周軍逼井州又遣大將軍達奚武帥衆數萬至東雍及晉州與突厥相應是歲室韋庫莫奚靺鞨契丹竝遣使朝貢

三年春正月庚申朔周軍至城下而陳戰於城西周軍及突厥大敗人畜死者相枕數百里不絕詔平原王段韶追出塞而還三月辛酉以律令班下大赦己巳盜殺太師彭城王浟庚辰以司空解律光爲司徒以侍中武興王普爲尚書左僕射甲申以尚書令馮翊王潤爲司空夏四月辛卯詔兼散騎常侍中書侍郎顏之推等十人分行諸州觀風俗察政刑黜陟幽明甲申以尚書令趙郡王叡爲錄尚書事以前司徒婁叡爲太尉甲申以太傅段韶爲太師丁亥以太尉任城王湝爲大將軍壬辰行幸晉陽六月庚子大雨晝夜不息至甲辰乃止是月晉陽訛言有鬼兵百姓競擊銅鐵以捍之殺樂陵王百年歸宇文媼于周秋九月乙丑封

皇子綽爲南陽王儼爲東平王是月歸鄴壬
周陳人來聘突厥寇幽州入長城虜掠而還閏
月乙未詔遣十二使巡行水潦州免其租調乙
巳突厥寇幽州周軍三道竝出使其將尉遲迥
寇洛陽楊標入軹關權景宣趣懸 冬十一月
甲午迥等圍洛陽戊戌詔兼散騎常侍劉逖使
於陳甲辰太尉書敵大破周軍於軹關擒楊標
十二月乙卯豫州刺史王士良以城降周將權
景宣丁巳帝自晉陽南討己未太宰平陽王淹

薨壬戌太師段韶入破尉遲迥等解洛陽圍
卯帝至洛陽免洛州經圍軍處一年租賦赦州
城內死罪已下囚已以太師段韶爲太宰以
司徒斛律光爲太尉并州刺史蘭陵王長恭爲
尚書令壬申帝至武牢經滑臺次於黎陽所經
減降罪人景子車駕至自洛陽是歲高麗靺鞨
新羅竝遣使朝貢山東大水飢死者不可勝計
詔發賑給事竟不行
四年春正月癸卯以大將軍任城王湝爲大司

馬辛未幸晉陽二月甲寅詔以新羅國王金真興爲使持節東夷校尉樂浪郡公新羅王壬申以年穀不登禁酤酒已卯詔減百官食禀各有差三月戊子詔給西兗梁滄趙州司州之東郡陽平清河武都冀州之長樂渤海遭水潦之處貧下戶粟各有差家別斗升而已又多不付是月彗星見有物隕於殿庭如赤漆鼓帶小銓殿上石自起兩兩相對又有神見於後園萬壽堂前山穴中其體壯大不辨其面兩齒絶白長出

於脣帝直宿嬪御已下七百人咸見焉帝又要之夏四月戊午大將軍東安王婁叡坐事免乙亥陳人來聘太史奏天文有變其占當有易王景子乃使太宰段韶兼太尉持節奉皇帝璽綬傳位於皇太子太子赦改元爲天統元年百官進級降罪各有差又詔皇太子妃斛律氏爲皇后於是群公上尊號爲太上皇帝軍國大事咸以奏聞始將傳政使內參乘子尚乘驛送詔璽於鄴子尚出晉陽城見人騎隨後忽失之尚未至

鄴而其言已布矣天統四年十二月辛未太上
皇帝崩於鄴宮乾壽堂時年三十二尊曰武成
皇帝廟號世祖五年二月甲申葬於永平陵

帝紀第七

此卷與北史同

北齊書七

帝紀第八

北齊書八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後主

幼主

後主諱緯字仁綱武成皇帝之長子也母曰胡
皇后夢於海上坐玉盆日入裙下遂有娠天保
七年五月五日生帝於并州邸帝少美容儀武
成特所愛寵拜王世子及武成入纂大業大寧
二年正月景戌立爲皇太子河清四年武成禪

位於帝
天統元年夏四月景子皇帝即位於晉陽宮大
赦改河清四年爲天統丁丑以太保賀拔仁爲
太師太尉侯莫陳相爲太保司空馮翊王潤爲
司徒録尚書事趙郡王叡爲司空尚書左僕射
河間王孝琬爲尚書令庚寅以瀛州刺史尉粲
爲太尉斛律光爲大將軍東安王婁叡爲太尉
尚書僕射趙彦深爲左僕射六月壬戌彗星出
文昌東北其大如手後稍長乃至天餘百日乃
滅己巳太上皇帝詔兼散騎常侍王季高使於
陳秋七月乙未太上皇帝詔增置都水使者一
人冬十一月癸未太上皇帝至自晉陽己丑太
上皇帝詔改太祖獻武皇帝爲神武皇帝廟號
高祖獻明皇后爲武明皇后其文宣謚號委有
司議定十二月庚戌太上皇帝狩於北郊壬子
狩於南郊乙卯狩於西郊壬戌太上皇帝幸晉
陽丁卯帝至自晉陽庚午有司奏改高祖文宣
皇帝爲威宗景烈皇帝是歲高麗契丹靺鞨並

位於帝
天統元年夏四月景子皇帝即位於晉陽宮大
赦改河清四年爲天統丁丑以太保賀拔仁爲
太師太尉侯莫陳相爲太保司空馮翊王潤爲
司徒録尚書事趙郡王叡爲司空尚書左僕射
河間王孝琬爲尚書令庚寅以瀛州刺史尉粲
爲太尉斛律光爲大將軍東安王婁叡爲太尉
尚書僕射趙彦深爲左僕射六月壬戌彗星出
文昌東北其大如手後稍長乃至丈餘百日乃
滅己巳太上皇帝詔兼散騎常侍王季高使於
陳秋七月乙未太上皇帝詔增置都水使者一
人冬十一月癸未太上皇帝至自晉陽己丑太
上皇帝詔改太祖獻武皇帝爲神武皇帝廟號
高祖獻明皇后爲武明皇后其文宣謚號委有
司議定十二月庚戌太上皇帝狩於北郊壬子
狩於南郊乙卯狩於西郊壬戌太上皇帝幸晉
陽丁卯帝至自晉陽庚午有司奏改高祖文宣
皇帝爲威宗景烈皇帝是歲高麗契丹靺鞨並

遣使朝貢河南大疫
二年丙戌春正月辛卯祀圓丘癸巳祫祭於太
廟詔降罪人各有差景申以吏部尚書尉瑾爲
尚書右僕射庚子行幸晉陽二月庚戌太上皇
帝至自晉陽壬子陳人來聘三月乙巳太上皇
帝詔以三臺施興聖寺以旱故降禁囚夏四月
陳文帝殂五月乙酉以兼尚書左僕射武興王
普爲尚書令己亥封太上皇帝子儼爲東平王
仁弘爲齊安王仁固爲北平王仁英爲高平王
仁光爲淮南王六月太上皇帝詔兼散騎常侍
韋道儒聘於陳秋八月太上皇帝幸晉陽冬十
月己卯以太保侯莫陳相爲太傅大司馬任城
王湝爲太保太尉婁叡爲大司馬徙馮翊王潤
爲太尉開府儀同三司韓祖念爲司徒十一月
大雨雪盜竊太廟御服十二月乙丑陳人來聘
是歲殺河間王孝琬突厥鞅鞫國並遣使朝貢
於周爲天和元年
三年春正月壬辰太上皇帝至自晉陽乙未大

雪平地二尺戊戌太上皇帝詔京官執事散官
三品已上各舉三人五品已上各舉二人稱事
七品已上及殿中侍御史尚書都檢校御史主
書及門下録事各舉一人鄴宮九龍殿災延燒
西廊二月壬寅朝帝加元服大赦九州職人各
進四級内外百官普進二級夏四月癸丑太上
皇帝詔兼散騎常侍司馬幼之使於陳五月甲
午太上皇帝詔以領軍大將軍東平王儼爲尚
書令乙未大風晝晦發屋拔樹六月已未大上

皇帝詔封皇子仁機爲西河王仁約爲樂浪王
仁儉爲潁川王仁雅爲安樂王仁統爲丹陽王仁謙
爲東海王閏六月辛巳左丞相斛律金薨壬午
太上皇帝詔尚書令東平王儼録尚書事以尚
書左僕射趙彦深爲尚書令并省尚書左僕射
要定遠爲尚書左僕射中書監徐之才爲右僕
射秋八月辛未太上皇帝詔以太保任城王湝
爲太師太尉馮翊王潤爲大司馬太宰段韶爲
左丞相太師賀拔仁爲右丞相太傅侯莫陳相

爲太宰大司馬晏叡爲太傅大將軍解律光爲
太保司徒韓祖念爲大將軍司空趙郡王叡爲
太尉尚書令東平王儼爲司徒九月己酉太上皇
帝詔諸寺署所綰雜保戶姓高者天保之初雖
有優物權假力用未免者今可悉蠲雜戶任屬
郡縣淮平人丁巳太上皇帝幸晉陽是秋山
東大水人飢僵尸滿道冬十月突厥太寧晏室
幸百濟靺鞨等國冬遣使朝貢十一月甲午以
晉陽大明殿成故大赦文武百官進三級免并
州居城太原一郡來年租賦癸未太上皇帝至
自晉陽十二月己巳太上皇帝詔以故趙郡王琛配饗神武廟庭
四年正月詔以故清河王岳河東王潘相樂十
人竝配饗神武廟庭癸亥太上皇帝詔兼散騎
常侍鄭大護隨於陳三月乙巳太上皇帝詔以
司徒東平王儼爲大將軍南陽王綽爲司徒開
府儀同三司徐顯秀爲司空開府儀同三司廣
寧王孝珩爲尚書令夏四月辛未鄴宮昭陽殿

災及宣光瑤華等殿辛巳太上皇帝幸晉陽五
月癸卯以尚書右僕射胡長仁爲左僕射中書
監和士開爲右僕射壬戌太上皇帝至自晉陽
自正月不雨至於是月六月甲子朔大雨甲申
大風拔木折樹是月彗星見于東井秋九月景
申周人來通和太上皇帝詔侍中斛斯文略報
聘于周冬十月辛巳以尚書令廣寧王孝珩爲
録尚書左僕射胡長仁爲尚書令右僕射和士
開爲左僕射中書監唐邕爲右僕射十一月壬

辰太上皇帝詔兼散騎常侍李翥使於陳是月
陳安成王頊廢其王伯宗而自立十二月辛未
太上皇帝崩景子大赦九州職人普加一級內外
百官並加兩級戊寅太上皇后尊號爲皇太后
甲申詔細作之務及所在百工悉罷之又詔掖
庭晉陽中山宮人等及鄴下并州太官官口二
處其年六十已上及有癃患者仰所司簡放庚寅
詔天保七年已來諸家緣坐配流者所在令還
是歲契丹靺鞨國並遣使朝貢

五年春正月辛亥詔以金鳳等三臺未入寺者
施大興聖寺是月殺定州刺史博陵王濟二月
乙丑詔應宮刑者普免刑爲官口又詔禁網捕
鷹鷂及畜養籠放之物癸酉大莫婁國遣使朝
貢己丑改東平王儼爲琅邪王詔侍中比列長
文使於周是月殺太尉趙郡王叡三月丁酉以
司空徐顯秀爲太尉并省尚書令婁定遠爲司
空是月行幸晉陽夏四月甲子詔以并州尚書
省爲大基聖寺晉祠爲大崇皇寺乙丑車駕至
自晉陽秋七月己丑詔降罪人各有差戊申詔
使巡省河北諸州無雨處境内偏旱者優免租
調冬十月壬戌詔禁造酒十一月辛丑詔以太保
斛律光爲太傅大司馬馮翊王潤爲太保大將
軍琅邪王儼爲大司馬十二月庚午以開府儀
同三司蘭陵王長恭爲尚書令庚辰以中書監
魏收爲尚書右僕射
武平元年春正月乙酉朔改元太師并州刺史東
安王婁叡薨戊申詔兼散騎常侍裴獻之聘

干陳二月癸亥以百濟王餘昌爲使持節侍中
驃騎大將軍帶方郡公王如故已巳以太傅咸
陽王斛律光爲右丞相并州刺史右丞相安定
王賀拔仁爲録尚書事冀州刺史任城王湝爲
太師景子降死罪已下囚閏月戊戌録尚書事
安定王賀拔仁薨三月辛酉以開府儀同三司
徐之才爲尚書左僕射夏六月乙酉以廣寧王
孝珩爲司空甲辰以皇子恒生故大赦内外百
官普進二級九州職人普進四級已酉詔以開

府儀同三司唐邕爲尚書右僕射秋七月癸丑
封孝昭皇帝子彦基爲城陽王彦康爲定陵王
彦忠爲梁郡王甲寅以尚書令蘭陵王長恭爲
録尚書事中領軍和士開爲尚書令癸亥蘇綽
國遣使朝貢癸酉以華山王凝爲太傅八月辛
卯行幸晉陽九月乙巳立皇子恒爲皇太子冬
十月辛巳以司空廣寧王孝珩爲司徒以上洛
王思宗爲司空封蕭莊爲梁王戊子曲赦并州
死罪已下囚已丑復改威宗景烈皇帝謚號爲

顯祖文宣皇帝十二月丁亥車駕至自晉陽詔
左丞相斛律光出晉州道脩城戍
二年春正月丁巳詔兼散騎常侍劉環儁使於
陳戊寅以百濟王餘昌爲使持節都督東青州
刺史二月壬寅以録尚書事蘭陵王長恭爲太
尉并省録尚書事趙彦深爲司空尚書令和士
開録尚書事左僕射徐之才爲尚書令右僕射
唐邕爲左僕射吏部尚書馮子琮爲右僕射夏
四月壬午以大司馬琅琊王儼爲太保甲午陳

遣使連和謀伐周朝議弗許六月戊申詔攻周汾
州剋之獲刺史楊敷秋七月庚午太尉琅邪王
儼矯詔殺録尚書事和士開於南臺即日誅領
軍大將軍庫狄伏連侍中尚書御史王子宣等尚書
左僕射馮子琮賜死殿中八月己亥行幸晉陽
九月辛亥以大師任城王湝爲太宰馮翊王潤
爲太師己未左丞相平原王段韶薨戊午曲降
并州界内死罪已下各有差庚午殺太保琅邪
王儼壬申陳人來聘冬十月罷京畿府人領軍

府已亥車駕至自晉陽十一月庚戌詔侍中赫
連子悅使於周景寅以徐州行臺廣寧王孝珩
録尚書事庚午以録尚書事廣寧王孝珩爲司
徒癸酉以有丞相斛律光爲左丞相
三年春正月已巳祀南郊辛亥追贈故琅邪王
儼爲楚王二月已卯以衛菩薩爲太尉辛巳以
并省吏部尚書高元海爲尚書右僕射庚寅以
左僕射唐邕爲尚書令侍中祖珽爲左僕射是
月勑撰玄洲苑御覽後改名聖壽堂御覽三月辛

酉詔文武官五品已上各舉一人是月周誅冢
宰宇文護夏四月周人來聘秋七月戊辰誅左
丞相咸陽王斛律光及其弟幽州行臺荆山公
豐樂八月庚寅廢皇后斛律氏爲庶人以太宰
任城王湝爲右丞相太師馮翊王潤爲太尉蘭
陵王長恭爲大司馬廣寧王孝珩爲大將軍安
德王延宗爲大司徒使領軍封輔相聘于周戊
子拜右昭儀胡氏爲皇后已丑以司州牧北平
王仁堅爲尚書令特進許季良爲左僕射彭城

府已亥車駕至自晉陽十一月庚戌詔侍中赫
連子悅使於周景寅以徐州行臺廣寧王孝珩
録尚書事庚午以録尚書事廣寧王孝珩爲司
徒癸酉以有丞相斛律光爲左丞相
三年春正月已巳祀南郊辛亥追贈故琅邪王
儼爲楚王二月已卯以衛菩薩爲太尉辛巳以
并省吏部尚書高元海爲尚書右僕射庚寅以
左僕射唐邕爲尚書令侍中祖珽爲左僕射是
月勑撰玄洲苑御覽後改名聖壽堂御覽三月辛
酉詔文武官五品已上各舉一人是月周誅冢
宰宇文護夏四月周人來聘秋七月戊辰誅左
丞相咸陽王斛律光及其弟幽州行臺荊山公
廢皇后斛律氏爲庶人以太宰
任城王湝爲右丞相太師馮翊王潤爲太尉蘭
陵王長恭爲大司馬廣寧王孝珩爲大將軍安
德王延宗爲大司徒使領軍封輔相聘于周戊
子拜右昭儀胡氏爲皇后已丑以司州牧北平
王仁堅爲尚書令特進許季良爲左僕射彭城

王寶德爲右僕射癸巳行幸晉陽是月聖壽堂
御覽成敕付史閣後改爲脩文殿御覽九月陳
人來聘冬十月降死罪已下囚甲午拜弘德夫
人穆氏爲左皇后大赦十二月辛丑廢皇后胡
氏爲庶人是歲新羅百濟勿吉突厥並遣使朝
貢於周爲建德元年
四年春正月戊寅以并省尚書令高阿那肱爲
録尚書事庚辰詔兼散騎常侍崔象使於陳是
月鄴都并州並有狐媚多截人髮二月乙巳拜

左皇后穆氏爲皇后景午置文林館乙卯以尚
書令北平王仁堅爲録尚書事丁巳行幸晉陽
是月周人來聘三月辛未盜入信州殺刺史和
士休南兗州刺史鮮于世榮討平之庚辰車駕
至晉陽夏四月戊午以大司馬蘭陵王長恭爲
太保大將軍定州刺史南陽王綽爲大司馬大
司馬太尉衛昔菩薩太保大將軍司徒安德王延宗爲
太尉司空武興王普爲司徒開府儀同三司宜
陽王趙彦深爲司空癸丑祈皇祠壇遣使之內

忽有車軌之轍按驗傍無人跡不知車所從來
乙卯詔以爲大慶班告天下己未周人來聘五
月景子詔史官更撰魏書癸巳以領軍穆提婆
爲尚書左僕射以侍中中書監段孝言爲右僕
射是月開府儀同三司尉破胡長孫洪略等與
陳將吳明徹戰於呂梁南大敗破胡走以免洪
略戰沒遂陷秦涇二州明徹進陷和合二州是
月殺太保蘭陵王長恭六月明徹進軍圍壽陽
壬子幸南苑從官暍死者六十人以録尚書事

高阿那肱爲司徒景辰詔開府王師羅使於周
九月校獵于鄴東冬十月陳將吳明徹陷壽陽
辛丑殺侍中崔季舒張彫唐散騎常侍劉逖封
孝琰黄門侍郎裴澤郭遵癸卯行幸晉陽十二
月戊寅以司徒高阿那肱爲右丞相是歲高麗
靺鞨並遣使朝貢突厥使求婚

天保七年春正月乙未朔帝在晉陽朔州行臺南安王思好反辛
丑行幸晉陽尚書令唐邕等大破思好投火死

焚其屍并其妻李氏丁未車駕至自晉陽甲寅以尚書令唐邕爲録尚書事夏五月大旱晉陽得死魃長二尺面頂各二目帝聞之使刻木爲其形以獻庚午大赦丁亥陳人寇淮北秋八月癸卯行幸晉陽甲辰以高隆爲尚書右僕射是歲殺南陽王綽

六年春三月乙亥車駕至自晉陽丁丑烹妖賊鄭子饒於都市是月周人來聘夏四月庚子以中書監楊休之爲尚書右僕射癸卯靺鞨遣使朝貢秋七月甲戌行幸晉陽八月丁酉畏走趙

幽滄瀛六州大水是月周師入洛川屯芒山攻逼洛城縱火船焚浮橋河橋絶閏月己丑遣右丞相高阿那肱自晉陽禦之師次河陽周師夜遁庚辰以司空趙彥深爲司徒斛律阿列羅爲司空辛巳以軍國資用不足稅關市舟車山澤鹽鐵店肆輕重各有差開酒禁

七年春正月壬辰詔去秋已來水潦人飢不自立者所在付大寺及諸富戶濟其性命甲寅大

赦乙卯車駕至自晉陽二月辛酉括雜戶女年
二十已下十四已上未嫁悉集省隱匿者家長
處死刑二月景寅風從西北起發屋拔樹五日
乃止夏六月戊申朔日有蝕之庚申司徒趙彥
深薨秋七月丁丑大雨霖是月以水潦遣使巡
撫流亡人戶八月丁卯行幸晉陽雜集於御坐
獲之有司不敢以聞詔營邯鄲宮冬十月景辰
帝大狩於祁連池周師攻晉州癸亥帝還晉陽
甲子出兵大集晉祠庚午帝發晉陽癸酉帝列

陣而行上鷄栖原與周齊王憲相對至夜不戰
周師斂陣而退十一月周武帝還長安留偏
師守晉州高阿那肱等圍晉州城戊寅帝至圍
所十二月戊申武帝來救晉州庚申戰于城南
我軍大敗帝棄軍先還癸丑入晉陽憂懼不知
所之甲寅大赦帝謂朝臣曰周師甚盛若何群
臣咸曰天命未改一得一失自古皆然宜停百賦
安慰朝野收拾遺兵背城死戰以存社稷帝意
猶豫欲向北朔州乃留安德王延宗廣寧王孝

珩等守晉陽若晉陽不守即欲奔突厥群臣皆
曰不可帝不從其言開府儀同三司賀拔伏恩封
輔相慕容鍾葵等宿衛近臣三十餘人西奔周師
乙卯詔募兵遣安德王延宗為左廣寧王孝珩
為右延宗入見帝告欲向北朔州延宗泣諫不從
帝密遣王康德與中人齊紹等送皇太后皇太
子於北朔州景辰帝幸城南軍勞將士其夜欲
遁諸將不從丁巳大赦改武平七年為隆化元年
其日穆提婆降周詔除安德王延宗為相國委

以備御宗延宗流涕受命帝乃夜斬五龍門而出
欲走突厥從官多散領軍梅勝郎叩馬諫乃迴
之鄴時唯高阿那肱等十餘騎廣寧王孝珩襄
城王彥道續至得數十人同行戊午延宗從衆
議即皇帝位於晉陽改隆化為德昌元年庚申
帝入鄴辛酉延宗與周師戰於晉陽大敗為周
師所虜帝遣募人重加官賞雖有此言而賁不
出物廣寧王孝珩奏請出宮人及珍寶班賜將
士帝不悅解律孝卿居中受委帶甲以處分諸

帝親勞為帝撰辭具曰宜慷慨流涕感激人心
帝既出臨衆將令之不復記所受言遂大笑左
右亦群咍將士莫不解體於是自大丞相已下
太宰三師大司馬大將軍三公等官並增員而
授或三或四不可勝數甲子皇太后從北道至
引文武一品已上入朱華門賜酒食給紙筆問
以禦周之方群臣各異議帝莫知所從又引高
元海宋士素盧思道李德林等咨議禪位皇太
子先是望氣者言當有革易於是依天統故事

授位幼主
幼主名恒帝之長子也母曰穆皇后武平元年
六月生於鄴其年十月立為皇太子隆化二年
春正月乙亥即皇帝位時八歲改元為承光元
年大赦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帝為太上皇帝
后為太上皇后於是黃門侍郎顏之推中書侍
郎薛道衡侍中陳德信等勸太上皇帝往河外
募兵更為經略若不濟南投陳國從之丁丑太
皇太后太上皇自鄴先趣濟州周師漸逼癸未幼

主又自鄴東走已丑周師至紫陌橋癸巳燒城西門太上皇將百餘騎東走乙亥渡河入濟州其日幼主禪位於大丞相任城王湝令侍中斛律孝卿送禪文及璽綬於瀛州孝卿乃以之歸周又爲任城王詔尊太上皇爲無上皇幼主爲守國天王留太皇太后濟州遣高阿那肱留守太上皇并皇后携幼主走青州韓長鸞鄧顯等數十人從太上皇既至青州即爲入陳之計而高阿那肱召周軍約生致齊主而屢使人告言賊軍在遠已令人燒斷橋路太上所以停緩周軍奄至青州太上窘急將遜於陳置金囊於鞍後與長鸞淑妃等十數騎至青州南鄧村爲周將尉遲綱所獲送鄴周武帝與抗賓主禮并太后幼主諸王俱送長安封帝温國公至建德七年誣與宜州刺史穆提婆謀反及延宗等數十人無少長咸賜死神武子孫所存者一二而已至大象末陽休之陳德信等啓太丞相隋公請收瑾聽之瑾長安北源洪濆川帝幼而念善及長

頗學綴文置文林館引諸文士焉而言語澁吶無志度不喜見朝士自非寵私昵狎未嘗交語性懦不堪人視者即有忿責其奏事者雖三公令錄莫得仰視皆略陳大旨驚走而出每災異寇盜水旱亦不賑損唯諸處設齋以此爲脩德雅信巫覡解禱無方初琅琊王舉兵人告者誤云庫狄伏連反帝曰此必仁威也又斛律光死後諸武官舉高思好堪大將軍帝曰思好喜反皆如所言遂自以策無遺筭乃益驕縱盛爲無

愁之曲帝自彈胡琵琶而唱之侍和之者以百數人間謂之無愁天子嘗出見群厲盡殺之或剝人面皮而視之任陸令萱和士開高阿那肱穆提婆韓長鸞等宰制天下陳德信鄧長顒何洪珍參預機權各引親黨超居非次官由財進獄以賄成其所以亂政害人難以備載諸宮奴婢閹人商人胡戶雜戶歌舞人見鬼人濫得富貴者將萬數焉姓封王者百數不復可紀開府千餘儀同無數領軍時二十連判文書各作依

字不具姓名莫知誰也諸貴寵祖禰追贈官崴
一進位極乃止宮掖嬪婢皆封郡君宮女寶衣玉
食者五百餘人一裙直萬疋鏡臺直千金競爲
變巧朝衣夕弊承武成之奢麗以爲帝王當然
乃更增益宮苑造偃武修文臺榭嬪諸宮中
起鏡殿寶殿琳琲殿毋青彫刻妙極當時又於
晉陽起十二院壯麗逾於鄴下所愛不恒數毀
而又復夜則以火繼作寒則以湯爲泥百工困
窮無時休息鑿晉陽西山爲大佛像一夜然油
萬盆光照宮內又爲胡昭儀起大慈寺未成改
爲穆皇后大寶林寺窮極工巧運石填泉勞費
億計人牛死者不可勝紀御馬則籍以氈罽食
物有十餘種將合牝牡則設青廬具牢餼烘而親
觀之狗則飼以梁肉馬及鷹犬乃有儀同郡君
之號故有赤彪儀同逍遥郡君凌霄郡君高思
好書所謂駿龍逍遥者也犬於馬上設褥以抱
之鬬雞亦號開府大馬鷄鷹多食縣邑鷹之
養者稍割犬肉以飼之至數日乃死又於華林

園立貧窮村舍帝自褻衣爲乞食兒又爲窮兒之市躬自交易寫築西鄙諸城黑衣爲羌兵鼓噪凌之親率內參臨拒或實彎弓射人自晉陽東巡單馬馳驟衣解髮散而歸又好不急之務曾一夜索蝎及旦得三升特愛非時之物取求火急皆須朝徵夕辦當勢者因之貸一而責十焉賦斂日重徭役日繁人力既殫帑藏空竭乃賜諸佞幸賣官或得郡兩三或得縣六七各分州郡下逮鄉官亦多降中半自故有勑用州主簿勑用郡功曹於是州縣職司多出富商大賈競爲貪縱人不聊生麥自鄴都及諸州郡所在徵稅百端俱起凡此諸役皆漸於武成至帝而增廣焉然未嘗有帷薄淫穢唯此事頗優於武成云初河清末武成夢文蠋攻破鄴城故索境內蠋高以絕之識者以後主名聲與蠋相協亡齊徵也又婦人皆剪剔以着假髻而危邪之狀如飛鳥至於南面則髻心正西始自宮內爲之被於四遠天意若曰元首前多落危側當走西也又

爲刀子者刃皆狹細名曰盡勢遊童戲者好以
兩手持繩拂地而却上跳且唱曰高末高末之言
蓋高氏運祚之末也然則亂亡之數蓋有兆云
論曰武成風度高爽經笮弘長文武之官俱盡
其力有帝王之量矣但愛狎庸豎委以朝權
惟薄之間搖侈過度滅亡之兆其在斯乎玄象
告變傳位元子名號雖殊政猶己出迹有虛飭
事非憲典聰明臨下何易可誣又河南河間樂
陵等諸王或以猜忌皆無罪而殞非
所謂知命任天道之義也後主以中庸之姿懷
易染之性永言先訓教罔義方始自繈褓至于
傳位隔以正人閉其善道養德所履異乎春誦
夏弦過庭所聞莫非不軌不物輔之以中宮妳
媪屬之以麗色淫聲縱韝紲之娛恣朋淫之好
語曰從惡若崩蓋言其易武平在御彌見淪胥
罕接朝士不親政事一日萬機委諸內族內侍
帷幄外吐絲綸威厲風霜志迴天日虐人害物
搏齒無猒賣獄鬻官溪壑難滿重以名將貽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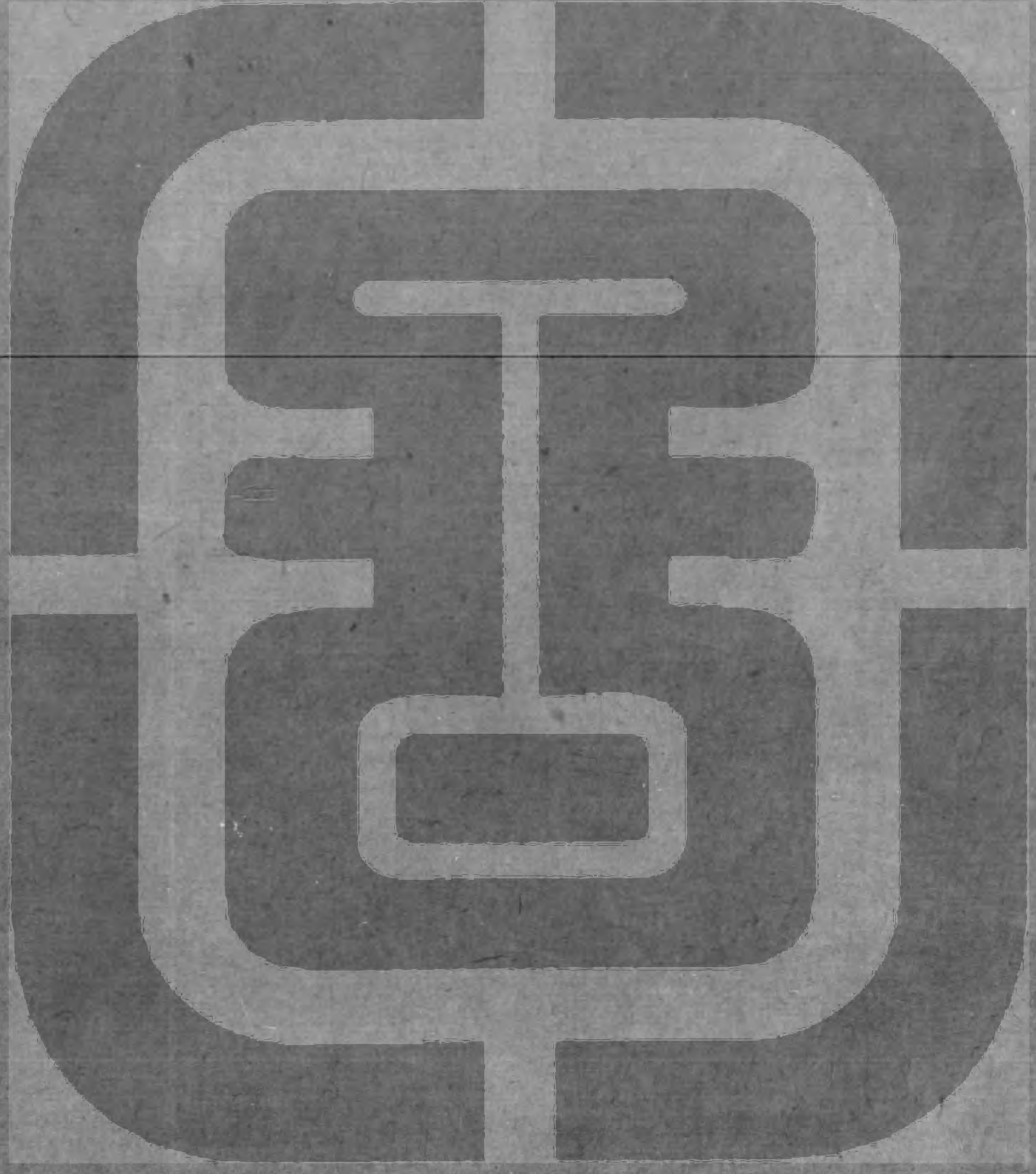
忠臣顯戮始見浸弱之萌俄觀土崩之勢周武因機遂混區夏悲夫蓋棊紂罪人其亡也忽焉自然之理矣鄭文貞公魏徵惣而論之曰神武以雄傑之姿始基霸業文襄以英明之略伐叛柔遠于時喪君有君師出以律河陰之役權宇文如反掌渦陽之戰掃侯景如拉枯故能氣攝西隣威加南服王室是賴東夏宅心文宣因累世之資膺樂推之會地居當壁遂遷魏鼎懷譎詭非常之才運屈奇不測之智網羅俊乂明察臨下文武名臣盡其力用親戎出塞命將臨江定單于於龍城納長君於梁國外內充實壇場無警胡騎息其南侵秦人不敢東顧既而荒淫敗德罔念作狂爲善未能亡身餘殃足以傳後得以壽終幸也胤嗣不求宜哉孝昭地逼身危逆取順守外敷文教內蘊雄圖將以牢籠區域奄一函夏享齡不永勳用無成若或天假之年足使秦吳旰食武成即位雅道陵遲昭襄之風灌焉已墜洎乎後主外內崩離衆潰於平陽身

禽於青土天道深遠或未易談吉凶由人抑可
揚攉觀夫有齊全盛控帶遐阻西苞汾晉南極
江淮東盡海隅北漸沙漠六國之地我獲其五
九州之境彼分其四料甲兵之衆寡校帑藏之
虛實折衝千里之將惟幄六奇之士比二方之
優劣無等級以寄言然其太行長城之固自昔
也江淮汾晉之險不移也帑藏輸稅之賦未虧
也士庶甲兵之衆不缺也然而前王用之而有
餘後主守之而不足其故何哉前王之御時也

沐雨櫛風極其溺而救其焚信賞必罰安而利
之既與其存亡故得同其生死後主則不然以
人從欲損物益己剔墻峻宇酣酒嗜音鄭衛變
於宮園禽色荒於外內俾晝作夜罔水行舟所
欲必成所求必得既不軌物又暗於聽受忠信
不聞萋斐必入視人如草芥從惡如順流倭閹
處當軸之權婢媚擅迴天之力賣官鬻獄亂政
搖刑刳劓被於忠良祿位加於犬馬讒邪並進
法令多閒持瓢者非止百人搖樹者不唯一手

於是土崩瓦解衆叛親離顧瞻周道咸有西歸之志方更盛其宮觀窮極荒淫謂黔首之可誣指白日以自保馳倒戈之旅抗前歌之師五世崇基一舉而滅豈非鑄金石者難爲功摧枯朽者易爲力歟抑又聞之皇天無親唯德是輔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齊自河清之後逮于武平之末土木之功不息嬪嬙之選無已征稅盡人力殫物産無以給其求江海不能贍其欲所謂火既熾矣更負薪以足之數既窮矣又爲惡以促之欲求大厦不燔延期過曆不亦難乎由此言之齊氏之敗亡蓋亦由人匪唯天道也

帝紀第八

此卷與北史同

北齊書八